

CHILD STAR

童秀兰·邓波儿

星

SHIRLEY TEMPLE BLACK
AN AUTOBIOGRAPHY

朱彤 姚益 唐青 译 朱妙佩 校

自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童星——秀兰·邓波儿自传

原著：秀兰·邓波儿

翻译：朱彤 姚益 唐青

校对：朱妙佩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小汤山后牛坊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25 印张 454(千)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7.90 元

ISBN 7—5043—0600—2 / I · 61

童星——秀兰·邓波儿自传

原著：秀兰·邓波儿

翻译：朱彤 姚益 唐青

校对：朱妙佩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目 录

- * 自照和折射
—— 代序 (1)
- * 译者的话 (5)
- * 鸣谢 (7)
- * 献辞 (9)
- * 第一章 —— 第三十九章 (11)
- * 秀兰·邓波儿出演影片译名对照表 (574)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一章

1931年，我才3岁，妈妈带我穿过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一条静静的大街，来到麦格林夫人舞蹈训练中心的门口。这只是在通向我后来各种不同经历的道路上的小小的第一步。我从事过影视工作，两度成为家庭主妇，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步入政坛，并当上了外交官。麦格林夫人以在家长面前老师所特有的那种亲热劲对我表示欢迎，接着把我引进一间教室。我可以在这儿学习舞蹈或打大鼓。为此，我的父母每周得支付50美分，但支付这笔费用对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首先，这使在一家小银行任经理的父亲和麦格林夫人之间互有所求，因为她是这家银行一位很受重视的客户。其次，可以为我过剩的精力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泄之处。然而，整个主意却是我母亲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她认为我应该像个专业舞蹈演员那样受到训练以利用我精力充沛、协调性好和具有起码的节奏感的特点。她这样做一方面出于慈母之心，希望扶植一棵有才能的幼苗的成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自己深爱舞蹈，但毕生未能得到发展，因而当她憧憬我成为一名第一流的芭蕾舞演员时，便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

有时，纯粹偶然的机缘使人如愿以偿，而在我父母的生活中跳舞就是这种机缘的象征。1910年间，他们在洛杉矶的亨利·克莱默成人交谊舞指导中心初遇。这里的环境与麦格林夫人舞蹈

中心相似，宽敞而灯火通明的舞厅里聚着热心的辅导教员；嘹亮的留声机里播放出动听的舞曲。但是克莱默中心这种教授舞蹈的职业性气氛却掩盖了它的多重作用。有些人当然纯粹是来尽兴跳舞，另外一些人可能把它当作与朋友约会的场所，还有些人则肯定是来寻觅年轻的伴侣，他们在这儿用不着偷偷摸摸或卖弄风情。我敢肯定，母亲只是为了跳舞而来；而我同样可以肯定，父亲来这儿只是为了找个姑娘。

乔治·弗朗西斯·邓波儿，那年 23 岁，他脚盖蓝灰色鞋罩，身穿分离式硬领衬衣和一套三件式西服，身材矮小，结实强健。在他眼里，舞蹈是一项缺乏男子气的活动，他总是带着轻蔑的神情对待跳舞。早在 14 岁时，他就辍学离校，后来受雇于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他和守寡的母亲、一个妹妹和两个兄弟一起过着宁静的生活。

17 岁的格特鲁德·阿米莉亚·克里格尔就像大多数高中低年级生一样害羞而狡黠，她和一位同她一样最近才从芝加哥来的女生手挽手进入舞厅。她身材修长，个子高于乔治。看着她那盘在头顶的乌发、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刻意做出的似笑非笑的神情，乔治或许会以为她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跳舞。

早在 1907 年，她在印地安纳波利斯初级中学刚上学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歌喉丧失了信心，但却幻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拴上门，使劲踮起脚尖，在房内飞快旋转，任由长发潇洒飘逸。可是她从家里却得不到鼓励。她的血统中夹杂着德裔母亲的严厉和爱尔兰裔父亲的节俭，他们都不赞成她的爱好，因为训练费用过于昂贵，况且跳舞又是一种轻浮之举。他们认为，自我约束和勤奋工作才是美德，而情绪和身体上的满足和跳舞一样并不是美德。去给你自己找一个棒小伙子吧，他们这样催促道，最好是德国血统的。

时间能使代与代之间的差距变得模糊起来。格特鲁德的母亲

莫德是一位坚定的路德教教徒。在这一外表的后面，她通过绘制以精巧雅致著称的静物画和花卉图案，以及用点针法刺绣肖像来培养自己不为人知的才能。她通常绘制朱唇微启、头戴彩色花环的极富魅力的女子，还偏爱偶尔用发卡别紧卷发的松散发型，这很可能使我母亲后来不自觉地以此为原型为我设计出一种沙嘴型发卷。

愿望在碰到意外机遇时往往发生变化。原是来跳舞的格特鲁德到克莱默中心不多次之后就开始注意乔治了。而乔治为了使自己更能得到她的欢心，也不得不学习跳舞。他绕着舞厅转圈，一只手像泵把那样活动自如；她则面带微笑，头部微微后倾。不久，他们就以含情脉脉的眼神代替了机械的舞步，看来这是天生的一对，以后的六十年也证明了这点。

在刚结婚的年月里，他们拼命奋斗，像其他那些经济拮据而又兴趣不广的夫妇一样对付日子。但到1927年，乔治有了一些令他个人满意的东西。车道上停着一辆汽车，周末可以驾车沿着海边兜风；他还能把它当个隐蔽所，在里面悠闲自得地吸雪茄、吐着烟圈、思考问题。

他们在圣莫尼卡第948—24街的水泥平房很小，但却有一台收音机，这就使邓波儿家上升到幸运的三分之一美国人的行列之中。当时，巴柏·鲁斯正打算进行第60次本垒打比赛；女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独自完成了从纽芬兰到威尔士的飞行，美国人都行动起来了，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显示出兴奋和不顾一切的精神，仿佛盛世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乔治根本不为三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流进了百分之五的人的腰包这种事操心，正如他不为自己或别人无力长久支付大量商品和服务费操心一样。富人有钱，穷人可以信贷，他有一份加利福尼亚银行分行经理的好工作。

他们最好的朋友是伊思莱伯一家和弗格森一家。哈里·伊思

莱伯像经营银行业务那样对待生活，十分注重细节、严守时刻和谨慎从事。他那身材窈窕、金发碧眼的妻子艾琳则富于幻想。她感情丰富、精力旺盛，特别精于房地产买卖，包括她自己的住宅。有几次哈里回到家才知道她刚卖了他们的房子。至亲好友们开玩笑说，她的住宅总要出售，但却永远不会列入中间商的单子里。她的生活方式就是经常翻新，目的是为了图利。

杰克·弗格森像哈里一样勤奋，但更加开朗，而且说起话来夹着“咯咯”的笑声，好像庸俗的话题也很幽默似的。他的妻子费伊举止鲁莽，活跃而爱闲聊，是个典型的老式妇女。母亲和这两个妇女都把相互忠诚看成最高尚的美德。

1915年，格特鲁德的长子和次子都已呱呱坠地，小乔治体格强健；杰克则像母亲，削瘦而敏感。1926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格特鲁德的世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那两位亲密朋友的行动冲击了她已很满足的家庭现状。首先，费伊生了卡特琳娜，这是个有着一头自然金色卷发的美丽的小女孩；接着，艾琳生了玛丽·洛，也长着一头金色卷发。格特鲁德的自尊心两次受到打击，在她们三人中间，唯独她没有生一个能比得上她们女儿的小女孩。

1927年夏，她34岁。一天，她宣布打算再生个女孩。为了保证自己能当个女孩的父亲，乔治去讨教他的好友利奥·麦得森大夫。

大夫建议他要保持最佳身体状态；还说：“咱们马上割除你的扁桃体。”乔治嗓子火辣辣地回到家里，孩子没有出生，扁桃体却又长了出来。大夫诅咒了几句，把乔治带到一家专科医院。乔治又张大了嘴，手术后回到家。这次，格特鲁德怀孕了，这就是我漫长人生旅途最初的里程碑。

怀孕对格特鲁德来说只是开始，她坚信意志的力量，她的孩子的女性性别及对艺术的兴趣必须早在出生前就确定下来。她的

计划包括先给婴儿取名秀兰（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再加上珍妮以纪念她祖母。为了赋予未出生的婴儿一种自我约束感，她放弃了喜爱的巧克力，而嚼起了生胡萝卜。她做了一系列培养女子天性的安排。尽管自己唱不准调儿，她还是一直开着收音机，大声放着古典管弦乐曲；她高声朗诵优美的文学作品；时常光顾当地的博物馆；走在路上有时特意停下来欣赏雄伟的建筑物。总之，终日沉浸于色彩、形态和美的事物之中。她偶尔也去电影院，当她轻轻抹去同情之泪时，也让她未出生的婴儿感受一下那些富于浪漫色彩的影片，如珍妮·盖纳的《七重天》和《马路天使》。她还漫步在海边，欣赏鲜花的自然景色，倾听海浪有节奏地拍击海岸的哗哗声、棕榈树在太平洋海风中摇曳的沙沙声、和她经过公共游乐场时人们的欢笑声。她具有神秘的日耳曼人的信念，即高尚的思想、优美的景色和悦耳的声音定能在她未出生的婴儿身上打上印记。这是一种胎教。

1928年4月23日，她的计划最终实现了，我真的是个女孩。我在晚上九点来到人世，可是错过了晚餐时间，我从一开始就丢了一顿饭（从那以后，我一直试图弥补这一损失）。

像很多新生儿一样，我出生时头上光秃秃的、脸蛋宽而扁，还长了对招风耳。唯一难得的是在我右颊上有个深深的酒窝。三天后，左边也有了一个酒窝，我看上去终于变得对称而且一切就绪了。

不久，我又变成了一个长着一缕金色卷发的胖娃娃，一哭起来，小脸蛋涨得通红，满是皱纹。早在我蹒跚学步前，母亲就一直坚持她那对我的胎教以培养我的艺术才能。我不止一次手脚并用爬过围栏，惊奇地注视着木栏外的世界。收音机大声播放着音乐，她在起居室里击打手鼓，旋转飞舞，嘴里轻轻哼着曲子，为自己的舞蹈表演伴奏。要是我会走路有多好，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有趣！